

《望岩》中美国华裔的伦理身份建构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Identity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Steer Toward Rock*

章汝雯 (Zhang Ruwen)

摘要: 本文以华裔美国女性作家伍慧明的小说《望岩》为文本分析对象,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指导,聚焦造成伦理秩序混乱及伦理身份困惑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书中主要人物为建构合理的伦理身份而作的种种努力,指出合理的伦理身份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转的前提,是个人主体性建构的基础;认为美国种族歧视政策扰乱了华裔社会及家庭,致使他们陷入伦理身份混乱的窘境之中。文章认为《望岩》中的华裔在逆境中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应对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建构合理的伦理身份,最大程度地消解了这种政策给他们造成的身心伤害,走出伦理困境,还给世人一个健康智慧的华裔群体形象,有力地抨击了东方主义陈见论调。

关键词: 伦理困惑; 身份建构; 坦白计划; 契纸儿子

作者简介: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族裔女性文学及其译介研究。本文是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殖民理论视野中的华裔美国女性文学作品译介研究”【项目编号:16BWW04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Identity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Steer Toward Rock*

Key words: ethical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nfession program; paper son

Abstract: With Fae Myenne Ng's *Steer Toward Rock* as textual analysis ba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article is to focus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which leads to the ethical chaos and ethical confusions, and the great efforts that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make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right and reasonable ethical identities, pointing out that American racist policy distorts the social ethical identities and family ethical identities of the of Chinese Americans, plunging them into ethical confusions.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Chinese Americans in *Steer Toward Rock* depend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work on their own wisdom to fight against American racist policy by constructing their ethical identities at both overt and covert levels, clear up its negative effects, succe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sonable identities, and get out of the ethical confusion, thus reconstruct a positive image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and subvert

the Orientalist's stereotype.

Author: Zhang Ruwen, Professor and Ph. D. of Foreign Literatur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China, 310018). Her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American ethnical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ost-coloni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zhang_ruwen@zufe.edu.cn).

伍慧明的作品《望岩》自 2008 年出版以来，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专家学者分别从创伤叙事、新历史主义、身份建构、心理分析等等视角进行研究，并已产出不少研究成果。小说背景是麦卡锡主政时期的美国。1956–1965 年之间，麦卡锡政府采取极端的反共政策，以阻止共产党入境为借口，对在美华裔采取“坦白计划”，强令以“契纸儿子”等不法身份入境的华裔美国移民向移民局坦白自己的假造身份，其目的是对在美华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身份清洗和排查，想永远清除“非法移民”，并借此机会把他们所谓的“政治异端”连根拔起。据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慧教授研究（2016），1956 年 2 月，旧金山和纽约的大陪审团向各华人宗亲会、同乡会发出传票，限令他们在 24 小时内携带所有文件资料到联邦法庭接受聆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团体内的华人是用自己真实姓名的，只要以此为据核对一下他们的身份姓名就可以找出冒籍人士。这次事件震惊了整个华裔圈，因为可能会牵涉到已经在美国生活的成千上万华人。通过多方努力，最后美国司法部和华人社会商议，提出了“坦白计划”或称“认罪赦免”办法，即凡是主动承认冒籍的人可能获得正式的合法身份，不过，他们首先要签署文件表示如果其坦白被否决的话愿意接受驱逐，因而具有很大风险；但如果不坦白而被人揭发出来，被驱逐的可能性更大。“坦白”就是要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本人和家庭成员的详细情况，牵连甚广。很多家庭对于是否坦白发生分歧，邻里、亲友之间也出现猜疑和矛盾。《望岩》的主要人物也遭遇“坦白计划”。该小说以家族历史为线索，以华裔社区各种契纸关系为基础，探析了华裔在美国的伦理身份困惑，并通过主人公的最后选择，建构了他们的社会伦理身份和家庭伦理身份，同时彰显了华裔的主体性。

赛义德指出，“个体的身份说到底都是一种社会建构，无论这个个体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论他或她来自哪个国家，身份归根到底都是一种建构”（赛义德 426）。在身份建构问题上，霍米·巴巴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个体的存在就是在他者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并指出身份的问题从来不是一种既定的概念，从来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认同问题而言，身份决不是预设的，也不是成品；它只是一个有问题的过程，一个想获得整体形象的过程……它的表征从空间上来说总是分裂的，从时间上来说暂时延异了，它所表征的时间总是在其它地方，总是一种重复”（Bhabha73）。无论是赛义德，还是巴巴，在身份问题上都有共识，

即身份是社会建构品，是动态的，伦理身份也一样。聂珍钊教授认为“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聂珍钊 17）。《望岩》中的主要人物由于遭遇特殊的伦理环境，颠覆了伦理秩序，打破了伦理规范，陷入伦理身份混乱的窘境之中。如何重构伦理身份，从而摆脱这种困惑，是该作品探索的主要议题。

一、伦理环境及伦理混乱

伦理环境是文学作品赖以存在的历史空间和伦理条件。小说《望岩》的伦理环境自始至终都是恶劣的，不利于生活其中的人们按伦理秩序和伦理规范建构合理的伦理身份。无论从主人公杰克当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来判断，还是故事发生时的麦卡锡主政时期来分析，华裔所处的伦理环境都会导致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聂珍钊 18）。

小说《望岩》是以华裔社区各种契纸关系为基础展开的。在排华法案实施期间，除了偷渡边境外，许多华人还利用假证件进入美国。1906年，旧金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大火将移民局的档案尽数烧毁，这无疑为华人入美提供了机会。虽然排华法案禁止华侨男性把家眷带进美国，不过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假如他们能证明自己在美国出生或是美国公民的子女，就可入境美国。于是，大批不是美国出生的华侨，向美国移民当局申报自己在美国出生，而美国移民局官员因档案被烧毁，找不到华侨不在美国出生的证据，只能让他们找两名华人作证生效。这样，很多华侨由此获得了美国公民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华人从中国回来后向移民局谎报说自己在中国生了儿子，从而获得一个“空头”。这个空头变成华人的一种“生意”，“出售”给那些需要出国的同乡。条件是“购买”者必须改姓，承认自己是该公民的家眷，这就是“买纸仔”或“证书儿子”（潮龙起 56-66），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契纸儿子”。

《望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种血缘关系可以用来交易的背景下。为了谋生，杰克和伊琳等人都通过契纸关系进入美国，从而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杰克在美国的身份是司徒金的儿子，但他们这对所谓的父子却没有血缘关系，而是通过金钱建构起来的，因为司徒金留在老家的原配没能为他生出一儿半女，所以就用司徒金寄回家的钱买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杰克。他是从护照上认识“父亲”的，这是他们建构起来的第一层父子关系，也就是平常概念中的领养关系。接着，司徒金利用上文所提及的“契纸”办法，把杰克带进美国，建构了第二层父子关系，即契纸关系。从家庭伦理表面来说，这两层关系虽然建立的途径不怎么光彩，却都是合乎家庭伦理秩序的，即司徒金是父亲，杰克是儿子，形成了父子关系。

若不是司徒金向杰克提出有违家庭伦理的要求，维持这份关系倒也不是什么问题。杰克懂得感恩，他知道是司徒金从美国寄回家的钱养活了自己，也是司徒金把他带到美国，并在市场里为他找了份工作，帮他解决困难，这一切他都记在心里，他认为“契纸父亲也好，亲生父亲也罢，我都尊敬。每年新年的时候，我都带着糖果和吉祥话给‘父亲’拜年。中秋节，我寄一盒十二块的蛋黄月饼给他。冬至的时候，我给‘父亲’带一袋橘子。这些是礼数，我都会照办”（伍慧明 8）。看得出来，杰克按照家庭伦理规范，把司徒金当作父亲，并给予相应的尊重。

像当年去淘金的其他华人一样，司徒金把结发妻子留在老家侍候父母，自己只身前往美国。但等他手头有了几个钱，再加上结发妻子不能生育，他的想法和欲望就滋生出来了，他在中国购买了一个名叫伊琳的女人，但伊琳显然不能以他妻子的身份入美，所以司徒金选择了“儿子”作为工具，走了“契纸婚姻”之路，这在当时的华裔社区并不是什么秘密。伊琳在美国的身份明面上是杰克的妻子，实则是他的“继母”；在与司徒金的关系中，伊琳明面上是他的儿媳妇，但实则是他的小妾（相对于他的结发妻而言）。这桩“买卖”直接接触人类社会的禁忌，把他们叁者之间的关系推入乱伦的困境。“禁忌是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聂珍钊 18）。杰克他们触及伦理禁忌，从此生活在因伦理身份混乱而带来的巨大压力中。

杰克只是当年美国排华政策下的一例个案而已，有着类似遭遇的华人不在少数。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杰克们”表面上是美国公民，但他们心理清楚这个身份是假的，为此他们只能用沉默来获取安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形成的伦理秩序被扰乱、被颠覆，使丈夫、妻子、儿女这样的家庭伦理概念扭曲变形，产生了“契纸儿子”、“契纸婚姻”和“契纸家庭”这样的“畸型产品”，使相关人等陷入伦理困境。

二、伦理诉求与伦理身份建构

杰克和伊琳等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在扭曲的伦理环境下尴尬而且痛苦地生活着，他们无法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伦理诉求，他们一直在努力建构合理的伦理身份，希望能走出伦理困境。但鉴于当时美国的种族主义社会语境以及美国政府采取的排华政策，他们只能在隐性层面进行。

由于华裔的特殊遭遇，他们往往有太多“不能说”和“不敢说”的事情。他们的真实身份大多只能在华裔社区，甚至在私下谈话中提及，这些行动和话语构成了《望岩》的潜文本，他们就是通过潜文本把个人、家族、乃至整个族裔的历史呈现出来。针对杰克等人的伦理诉求，《望岩》叙述者从两个层面建构主要人物的伦理身份：显性层面建构杰克等人在美国的社会伦理身份，这个身份在法律上来说是合法的，但却是假的，有违家庭伦理；隐性层

面建构其真实身份，这个身份在法律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但却是真实的，是杰克、伊琳等人在那种伦理环境下为廓清自己的伦理身份所能想到的唯一的有效途径。

小说主要人物的真实身份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在潜文本中完成建构的，华裔社区及主要人物言语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建构了杰克、伊琳和司徒金的家庭伦理身份。该小说不断地涉及“身份”问题，但大多数都在隐性层面。例如，司徒金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契纸关系，以杰克妻子的身份把伊琳带进美国。他知道这是违法的，为了隐瞒这个事实，他为杰克和伊琳操办了像模像样的婚礼，向熟人和整个社区宣布杰克和伊琳结为夫妻。司徒金不惜血本，大摆宴席，他以为场面越大，伊琳的身份得到认可的范围也就越大，而他本人则会更加安全。但真相却在华裔社区街坊邻居的议论中呈现，杰克的朋友满高说，“新娘比真相可要贵！”还说“这秘密可真是不便宜”；“新娘是司徒金的，杰克就是个替身”（伍慧明 108）。其实华裔社区都知道在这桩婚姻中名为丈夫的杰克只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真正的新郎是司徒金。类似言语行为的反复出现形成了连贯性和一致性，可以说，华裔社区在隐性层面理清了杰克、伊琳和司徒金之间的家庭伦理秩序，使得他们，尤其是杰克和伊琳能为华裔社区所接受，并得到众人的帮助。

其实司徒金并非没有伦理概念，在杰克的婚礼上，他在安排位置方面就别有用心。叙述者说，“座次的安排也很说明问题。司徒金的右侧是一把空椅子，是留给她的结发妻子，左边坐着的是他的替代妻子。杰克是她法律上的丈夫，但他却坐得很远”（伍慧明 78）。司徒金似乎仍然遵守中国传统伦理纲常，在儿子的婚礼上，他给结发妻子留着位置，虽然这位婆婆不在美国，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但从家庭伦理来说，她是杰克的母亲，伊琳的婆婆。司徒金举起酒杯，祝新郎新娘百年好合！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符合伦理纲常的家庭，长辈大摆宴席，礼数到位，但把伊琳安排在左边，跟他的原配对应，而新郎却坐得远远的，这似乎又向众人透露了某种“不能说”的隐情。而从邻居们此后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看懂了这种座位安排。婚宴后，司徒金为了堵住众人的嘴，安排杰克每晚前往伊琳的住处装个样子，在显性层面上维持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以免被移民局追查。但伊琳和杰克却日久生情。他们俩人的压力都很大，虽然他们是“合法夫妻”，但伊琳毕竟是司徒金购买的“小妾”，杰克的“继母”。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是乱伦行为，由此而产生的负罪感把他们推入伦理困惑之中。

当“真相”、“秘密”、“替身”等词语不断地出现在华裔社区街坊邻居的谈话中时，一种伦理诉求的话语逐渐形成，小说人物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确立。费克拉夫（Fairclough）指出，话语最明显的、最具区分性的特征就是词汇特征，即话语“词”或以具体的词汇表征世界的特征（Fairclough 129）。就是在他们的话语中“不能说”和“不敢说”的事情变得清晰，杰克、

司徒金和伊琳的真实身份得以成功建构，家庭伦理关系得以明确，杰克和伊琳也有勇气面对华裔群体。华裔群体不再是东方主义视角下没有伦理概念的野蛮人，不再是堕落的、愚昧的、没有道德意识的“东方人”。虽然当时的伦理环境恶劣，但杰克他们的伦理诉求从未停止过，有了这样的诉求，才有了隐性层面的伦理身份建构。

但是仅有隐性层面的伦理身份建构满足不了杰克他们的伦理诉求，他们仍然要面对显性层面的伦理错位，并且为了应付美国政府的各种排华政策，不断地切换伦理身份，一不小心就要遭驱逐。当年他们进入美国时的伦理环境极其恶劣。排华法案出台，排华氛围盛行，所以才出现了上文论及的家庭伦理错位；“坦白计划”下的伦理环境同样糟糕，杰克爱上华裔姑娘乔伊斯，并勇敢地追求，但却遭到拒绝。杰克私下里认为乔伊斯这么做是因为他没有合理的社会伦理身份，为此他感到非常痛苦。

杰克已经在社会伦理身份的缺失和家庭伦理身份的错位中挣扎了多年，他知道他去“坦白”意味着什么，但为了获得合理的社会伦理身份，恢复家庭伦理秩序，他决定豁出去了。为了得到乔伊斯的爱和信任，他想做回自己，一个跟司徒金和伊琳都没有任何关系的单身男人，以此理清混乱的家庭伦理关系。但面对“坦白计划”，杰克的内心非常矛盾：

“也许我不应该去坦白，不坦白也许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说。

“你为什么去‘坦白’呢？”他问道。

“是为了乔伊斯，为了爱”，我说。（伍慧明 167）

朋友路易看到杰克生活在窘境中，曾劝他说，“如果你参加‘坦白计划’，坦白你不是司徒金的亲生儿子，那他就什么也管不了你了，没有假名，没有假妻子，没有任何麻烦！乔伊斯会把你当成英雄，甚至可能会嫁给你”（伍慧明 48）。由此可见司徒金和杰克的契纸关系在华裔社区是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说隐性层面的家庭伦理身份是清晰的。路易知道杰克一直生活在司徒金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劝杰克去“坦白”，他天真地以为“坦白”之后，杰克就可以逃脱司徒金的魔爪，恢复其真实身份，从而理顺伦理关系。可华裔姑娘乔伊斯却看得特别明白，她不赞成杰克参加“坦白计划”，因而劝阻道：“你疯了吗？你坦白了，他们就有权把你驱逐出境。你不坦白，他们也同样有权用任何理由禁止你工作或把你抓起来。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可能赢”（伍慧明 57）。乔伊斯说出了“坦白计划”的实质，这就是一个针对华裔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论你怎么做，你都得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杰克都身陷伦理困境。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

这种困境造成了华裔的心理阴影，但华裔也非常明白，“我们这些中国仔是要把根扎下来，不然我们会烂掉”（伍慧明 53）。为此，杰克想通过“坦白计划”确立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且主动地走出了这一步；但因牵涉司徒金而遭到了残酷的报复，被砍掉了一只手臂，当有人问杰克谁砍了他的手臂时，杰克的回答是：“我的契纸父亲”（伍慧明 63）。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说出他和司徒金是“契纸”关系，因为这层关系，他才能够移民到美国。虽然杰克为了确立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和家庭伦理身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毕竟做回了自己，一个独立思考、能够选择，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个体。

三、选择与主体性建构

“契纸”身份、政治、经济等原因迫使华裔一直生活在边缘化状态，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只能被表征，沉默似乎成了民族的特征。他们在美国受尽歧视，“不行”和“应该”两个词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让你留下来做苦力需要说多少句话？你数没数过？‘花之国’就用一句：不行，你不行。冯满高不行。格尔曼·金不行。不行。然后从回到家那一刻起，‘应该’这个词就像个枷锁缠绕在我们的脖子上：‘应该’再卖力些工作。‘应该’再多做些工。‘应该’多往家寄些钱。‘应该’！‘应该’！‘应该’！”（伍慧明 98）

杰克等人除了干苦力活还是干苦力活，用干苦力活去应对他们生活中的“不行”和“应该”。在美国政府看来，他们就是一群“coolie”；多年以双重身份，甚至多重身份生活使他们时时处于惊恐之中，真实身份和真名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只有在他们自己生活的那个范围内才有真名，才能理顺伦理秩序，出了那个范围，他们就会变得沉默，因为沉默是保证他们安全的主要手段。

沉默使得杰克等人的伦理身份只能在隐性层面建构，沉默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对抗的方式，一种生存的智慧。如上文所述，司徒金以杰克妻子的身份把伊琳带到美国，他一方面希望华裔社区知道伊琳其实是他的老婆，另一方面出于合法性考虑又希望知情者保持沉默，所以他大摆宴席，想通过大吃大喝的手段收买大家的言说权力：“司徒金很是满意。吃东西就代表不会告发，没有说出来的就是真理的故乡。他们把真相当作沉默吃掉了，那是他们应该说出来的真相”（伍慧明 78）。该小说中有位长者曾说，“对于你所看到的，把一半放在肚子里。对于你所了解的，把好的一半讲给别人听，坏的一半自己留着……人们用‘中’字来命名中国是多么贴切啊”（伍慧明 224-225）。这种沉默是有选择的，是华裔在美国生活经验的总结，是一种自我保存的手段，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沉默决不是华裔的民族属性。

“美国华裔女作家非常善于处理关于静默的主题。她们意识到在严酷现实的威逼下，沉默作为华裔美国人生存智慧的一部分渐渐融入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中，历史的、现实的、种族的、性别的种种力量都在驱使他们远离中心，使他们在白人统治的世界中被动地选择卑微的价值和渺小的地位”（肖丽华 154）。

杰克是比较典型的沉默者，地位卑微，价值渺小，被动生存已经成为常态，但他不是不会选择，他采取“坦白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虽然他冒着被遣返的风险，虽然他可能会失去多年劳作而得来的一切，但为了确立自己的社会伦理身份和家庭伦理身份，走出多年的窘境，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坦白计划”。这是一次充分体现主体性的选择。

在美国的伦理身份错位中生活了这么多年，当真的要加入美国籍，需要选择真、假名字时，他感到茫然。移民局官员让他选择一个名字，是原名“有信”还是作为契纸儿子到美国后用的名字“杰克·满·司徒”。在美国，通过契纸关系而得来的名字“杰克”成了他的“真名”，原来的真名“有信”却不敢使用，到底哪一个对他来说更为真实，他一时也难以确定。“有信”是他的真名，但他被称为“有信”时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杰克·满·司徒”是司徒给他取的假名，被称为“杰克”时的生活大部分也不是他原来想象的，因为他生活在伦理困境中，但能够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从而确立他在异国他乡的社会伦理身份却是他一直想实现的。

最后他的女儿维达替他选择了“杰克”，因为这是他来美国后一直在用的名字，用了差不多一辈子，在维达看来这才是他的真实身份：

“我选择了‘杰克·满·司徒’。我选择了他的假名字，这个陪伴他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名字，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名字，是他为了爱而选择的字，这个让他变得更真实的字”（伍慧明 272）。对于维达这一代华裔而言，“身份认同并不一定意味着本体上的一种先天性质，或者意味着一种永恒稳定的唯一性或不可变更的特征，也不是什么完整的、完美东西的特殊领地”（萨义德 449）。身份本来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品。杰克的坦白行动意味着放弃现用名，还原他的真实身份。对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维达来说，在美国的身份才是他父亲的真实身份，虽然她也知道他父亲的真名是“有信”，并把这个名字刻在木头上，但到了选择的时候，她仍秉承美国的实用主义价值观，选择了她认为能让父亲变得更为真实的字。

合理的伦理身份是人们能够正常生活的前提。杰克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终于有权选择了自认为合理的社会伦理身份，由此他的家庭伦理身份也在显性层面得以确立，为自己的身份建构过程划上了一个他想要的句号，也为自己创造了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望岩》中的华裔在逆境中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应对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建构合理的伦理身份，最大程度地消解了这种

政策给他们造成的身心伤害，走出伦理困境，还给世人一个健康智慧的华裔群体形象，有力地抨击了东方主义的陈见论调。

Works Cited

-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Fae Myenne Ng. *Steer Toward Rock*. New York: Hyperion, 2008.
- Fairclough, Norman.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版。
[Said, Edward.W.. *Orientalism*. 2nd Edition. Trans. Wang Yuge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
[Said, Edward.W.. *Cultural and Imperialism*. Trans. Lik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潮龙起：《美国华人史》（1848-1949），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
[Chao Longqi. *A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s (1848-1949)*.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ress, 2010.]
- 何慧：“坦白项目：二战后美国冒籍华人的一段辛酸史”，<http://new.qq.com/cmsn/20161004/20161004006842>，2016年10月4日。
[Hehui. “Confession Program: A Miserable Story of Paper-based Chinese Americans After World War II”. <http://new.qq.com/cmsn/20161004/20161004006842>, Oct.4, 2016.]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Nie Zhenzhao. “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12-22]
- 伍慧明：《望岩》，陆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
[Fae Myenne Ng, *Steer Toward Rock*. Trans. Luwei.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2.]
- 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Xiao Lihua. *Research on Post-colonial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3.]